



乌斯可汗的传说

(维吾尔族古代史诗)

耿世民

新疆人民出版社

I222
35
3 .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维吾尔族古代史诗)

耿世民 译

102



北京图书馆

△ 623062

乌斯可汗的传说

耿世民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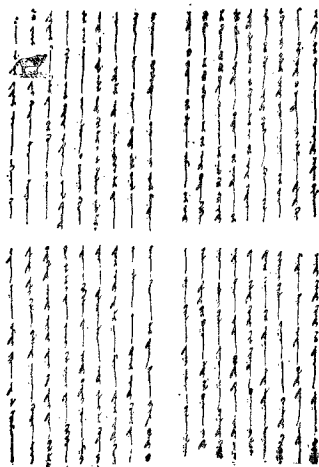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08毫米32开本 2.126印张

1980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098·67 定价：0.23元



回鹘文《乌斯可汗的传说》片断

The image shows a fragment of ancient Pahlavi script, consisting of two columns of vertical text. The scrip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curs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hlavi script used in Zoroastrian text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two columns, with the right column being slightly longer than the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and stand out against the lighter background of the parchmen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well-preserved but somewhat aged document.

回鹘文《乌斯可汗的传说》片断

目 录

- 一、导言 (1)
- 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汉译文 (14)
- 三、《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拉丁字母转写 (29)
- 四、注释 (42)
- 五、词汇表 (51)

导 言

一

维吾尔族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公元七四四年回鹘（我国古代史籍中对维吾尔一名的汉字写法）人取代突厥，在漠北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七四四—八四〇年）。公元九世纪中期，在黠戛斯人（现代柯尔克孜族的祖先）攻击下，回鹘汗国灭亡。

在漠北时期回鹘人采用前此为突厥汗国使用的古代突厥文，留下了一批文献。其中著名的有《磨延啜碑》（也称《葛勒可汗碑》或《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磨延啜第二碑》（也称《增里亚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色维列依碑》等。

公元八四〇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各部分三支西迁（另有一支南下到长城附近），其中重要的一支到了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不久又扩展其势力到今焉耆、库车一带。这部分回鹘人在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的原居民（古代龟兹人、古代焉耆——高昌人和汉族人）的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发展了城市和商业贸易。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高昌王国时期（约从八五〇—一二五〇年），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的回鹘文逐渐取代了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用这种文字创作和翻译了（主要从新疆原居民的语言，其中包括汉语）许多作品。回鹘书面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地区广泛通行的语文之一。

伊斯兰教于公元十世纪下半期首先传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到公元十四、十五世纪已遍及整个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以后，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代之以阿拉伯字母的文字。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由于宗教偏见，各种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古代新疆民族文字文献（其中包括用回鹘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曾遇到大规模的毁坏。所以目前留存下来的回鹘文文献不多，而且多为宗教（主要是佛教）内容的东西。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各处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才有用各种新疆古代语文（如佉卢文、于田文、龟兹——焉耆文、粟特文、摩尼文、回鹘文等）写成的文献出土。通过对这些出土古文献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古代南疆塔里木盆地历史、文化、语文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通过对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回鹘西迁后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况。

现存用回鹘文写成的主要文献有：（一）文学作品：吐鲁番民歌残卷，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剧本《弥特里色米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故事集《五卷书》残卷和《伊索寓言》残卷以及《十业道譬喻》（大部头佛教故事集）等；（二）宗教文献：《金光明经》、《俱舍论》、《妙法莲花经》、《八阳神咒经》、《金刚经》、《华严经》、《阿弥陀经》、《胜军王问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圣一切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佛田余无敌总持》、《大方便佛报恩经》、《般若波罗密多经》、《玄奘传》（以上为佛教方面的）、《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以上为摩尼教方面的）、《伪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以上为景教方面的）等^①；（三）医学文献：《色达萨拉》等；（四）许多社会经济文书以及有关历法、天文两种语文对照词书，等等。

^①这里不包括用回鹘文写成的伊斯兰教宗教文献如《圣徒传》、《升天记》、《心之烛》、《幸福书》等在内。

此外，在民间应存在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如民歌、英雄史诗及格言谚语等。这一点也反映在十一世纪维吾尔著名语文学家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大词典》及近代出土的《吐鲁番民歌集》中。据有的学者研究，《突厥大词典》中的许多诗歌（四行或双行的）实际上为长篇史诗的片断，如关于英雄阿勒普通阿（*alp tonga*）的挽歌以及征战内容的诗歌片断等。

二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以下简称《乌诗》）是流传在古代维吾尔人民中间的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现存唯一回鹘文写本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编号为 *Suppl.turc.1001*（即所谓舍费 *Ch.Schefer* 收藏本）。写本用草体回鹘文写成，首尾部分残缺，大小为19×13厘米，共二十一页，四十二面，每面九行。在第一面第二行 *uxbu turur*（这是）二字后画有一公牛像。在第五面第九行 *uxbu turur* 二字后画有一鸟图。在第六面第四行 *uxbu turur* 二字后画有一独角兽像。

写本在书写法上有下列特点：

- ①象其它元代（十三—十四世纪）回鹘文献一样，*d*和*t*，*s*和*z*，*k*和*q*常替换使用；
- ②区分*s*和*x*（在*s*字母右方加两点表示*x*）；
- ③也象其它回鹘文文献一样，第一音节中元音*o*或*ü*一般写成*o*或*u*，即前面不加一斜划；
- ④在许多以*y*起首的词中，常以*q*字母（应读作*j*）代替*y*。这一特点反映出该写本的抄写人属于操*j*方言（象现代哈萨克语一样）的人。

写本语言属于晚期古代维吾尔语。

由于写本开头部分残缺，所以原书名题作什么已不得知。我们根据其内容，暂称做《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英雄乌古斯一生下就不同凡人，四十天后就长大成人。他长相怪异，脸是青的，嘴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英雄乌古斯为人民除害，在森林中杀死了吞噬人畜的独角兽。一天，乌古斯在一处谟拜上天，这时从空中射下一道光，比日月还亮。光中有个姑娘，一人坐在其中。姑娘十分漂亮，她笑时，天也笑，她哭时，天也哭。乌古斯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太阳，次子名叫月亮，三子名叫星星。

一天，乌古斯又在一个树窟窿中看见一位姑娘，她也十分漂亮，“眼睛比蓝天还蓝，发辫象流水，牙齿象珍珠”。乌古斯也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做天、山、海。

之后，英雄乌古斯做了国中的可汗。他对属下诸官和百姓宣称：“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弓、盾随我征战。让族标作为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愿铁矛如林，愿狩猎地野马成群。让太阳作为我们的旗帜，让天空作为我们的庐帐！”

之后，乌古斯可汗开始了征战活动。东方（右方）阿勒通汗（金汗）表示自愿归服。于是乌古斯可汗与他结成了友谊。而西方（左方）乌鲁木（罗马）皇帝进行反抗，于是乌古斯可汗率大军征讨。一天早上，当他们扎营在冰山脚下时，一只大苍狼在亮光中出现。苍狼自愿为乌古斯大军带路。在亦得勒河（伏尔加河）畔，双方大军进行了激战。乌古斯可汗获胜，乌鲁木皇帝败逃。

之后，乌古斯可汗又征服了女真。最后还征服了身毒（印度）、唐古特（西夏）、沙木（叙利亚）、巴尔汗（西辽）。

史诗的末尾叙述乌古斯可汗分封其领地给诸子，三子在东方。三子在西方。并把前三子从东方拾来的金弓断成三截分给他们，把后三子从西方拾来的三只银箭分给他们。最后告谕诸子：

“三兄长是弓，弓射箭”，“三弟弟是箭，箭要服从弓”。

关于乌古斯的故事也见于十四世纪波斯史家拉斯德艾丁的《史集》和十七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的《突厥世系》等书中。不过故事情节较简单，并且被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这里乌古斯已变成虔诚的穆斯林。他为了传布伊斯兰教曾起兵反抗他的异教徒父亲——哈拉汗（黑汗）。后者使我们想起新疆和中亚历史上著名黑汗王朝（十一—十二世纪）的称号“哈拉汗”。原故事中所有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东西都已消失不见。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二书所载这个故事的变体中，又以后一变体比较接近回鹘文本。它显然经过阿不勒哈孜的加工。通过仔细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阿不勒哈孜所据原本和巴黎回鹘文本应共同出自一个更古老的本子。

另外，尚存有用晚期察哈台语写成的所谓《乌古斯可汗传 *Oquz-namə*》。

不久前土耳其学者奥尔孔（H·N·Orkun）在土耳其发现了另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诗体本残卷。关于此本写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太清楚。

《乌诗》按其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史诗的开头部分（直到乌古斯成为可汗）和结尾部分（即大臣乌鲁克·吐鲁克做梦及其后的部分）。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

史诗第一部分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民中流传的关于本族起源和创世说的神话以及某些古老的风俗习尚。

象其它民族一样，在古代维吾尔人民中应流传有关于本民族来源的各种神话或传说，类似这方面的东西也为我国古代史籍所著录。例如《周书》卷五十《突厥传》中就记有下列突厥起源的神话：“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

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微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居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女。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

元代《高昌王世勋碑》（按此碑背面文字为回鹘文）记有关于维吾尔族起源的神话如下：“……考诸高昌王世家，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寝，若人妊身然，白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面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曰兀单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人民土田，而为之君长”（引自黄文弼《亦都获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载《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二期）

此外，穆斯林史家如朱外尼等著作中也载有类似的故事。

关于乌古斯的六个儿子名叫“太阳”、“月亮”、“星星”和“天”、“山”、“海”，应和古代维吾尔人民的创世说观念有关。

这一部分的其它一些情节则反映出古代突厥族和维吾尔族中萨蛮教的残余。如史诗末尾提到竖立两根木杆，木杆顶上各放一金鸡、银鸡，木杆下面各拴一黑羊、白羊。类似情况我们可在西伯利亚突厥族雅库特人³¹中见到。十九世纪末曾在雅库特人中长期生活过的突厥学家别卡尔斯基（E. Pekarskiy）谈到，雅库特人常在空地上竖立两根木杆，木杆间拉上绳子，然后把要宰杀献给精灵的牲畜拴在杆下（见别卡尔斯基著《雅库特语字典》卷三，

页2040)。我们还知道突厥和蒙古族中流行的萨蛮教是非常崇拜树木的。黑羊、白羊问题无疑也与萨蛮教有关。在某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如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中有所谓白萨蛮（主治病）和黑萨蛮（主驱鬼）之分。

关于史诗中苍狼引路的情节，我们认为应和突厥族原始图腾崇拜有关。前引《周书》《突厥传》已反映出这个问题。同传尚有“（突厥）旗幟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按即 *beri* 一词的音译），夏言也狼也；盖本狼生，示不忘旧”的记载。

史诗的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的征战活动。无疑这些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件。但我们不应忘记史诗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编年史。为此，我们以为过去一些研究《乌诗》的学者试图把史诗的主人公乌古斯可汗与某个历史人物，如匈奴单于冒顿、蒙古成吉思汗等联系起来，是徒劳的。象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样，史诗也不表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在民间长期流布过程中，经过许多代无名作者的加工、锤炼、逐渐形成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可在史诗中看到某些间接反映出的历史事件影子的可能性。

史诗第二部分中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对许多著名突厥部族（包括个别非突厥族）名字的解释。在乌古斯可汗的征战过程中，他得到所属各部的帮助。这里，各部族的名字都与各该部族首领的某种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如克鲁恰克（我国史籍一般写作钦察）部名被解释为“空树干”，是制造独木舟帮助乌古斯渡河的人的名字。康里部名被解释为“高车”，他是发明高车运载战利品的人。萨克拉夫（按此词原为“斯拉夫”一词的阿拉伯语的复数形式），被解释为“守卫者”（乌古斯结鞑罗斯别克起的名字）等等。

总之，史诗这一部分中提到的许多国家和部族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维吾尔人民对周围其它民族的了解以及与他们

之间的关系。

三

下面我们试对史诗的形式和语言进行初步分析。

《乌诗》虽为散文形式，但一些地方也夹杂有韵文部分。例如下面一段为八音节的诗歌形式，并押脚韵：

*mən sənłərgə boldum kəqan,
alalıng ya takı kalkan;
tamqa bizgə bolsun buyan,
kək bəri bolsunqıl uran;
təmür jıdalar bol orman,
aw yərdə yürüsün kulan;
takı taluy akı mürən,
kün tuq bolqıl kək kurıkan.*

(96——102行)

我是你们的可汗，
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让我们的铁矛象森林一样，
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
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
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

再如大臣乌鲁克·吐鲁克下面一段话由十三音节构成的诗句：

ay kaqcnunm səngə yaxaǝju bolsunǝǝl uzun,
ay kaqanum səngə tərülük bolsunǝǝl tüzün—;
bəngə kək təngri bərdi tuxümdə kəldürsün,
talay turur yərui uruǝungǝǝ bərdürsün.

(323——327行)

啊，我的可汗，愿您万寿无疆！
啊，我的可汗，愿我们的国家法制公正！
愿上天在梦中启示我的应验！
愿您征服的国土子孙永传！

另外，史诗中有许多句子表面似为散文，但我们稍加注意分析，当即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强节奏感。例如：

oxul oqulnung ǝngluki qǝraǝǝl kək ǝrdi,
aǝǝǝl atax kǝzǝl ǝrdi,
kəzləri al
saqlarǝl kaxlari kara ǝrdilər ǝrdi,

(5 —— 7 行)

这男孩的脸是青的，
嘴是火红的，
眼睛是鲜红的，
头发和眉毛是黑的。

实际上这段文字不仅奏感很强，同时也可看作一首四行诗，即一、二、四行押同韵。

再如下面一个状语成分后连用三个简单动词，表示时光的流逝：

kիրիկ kündün song
badüklädi
yürüdü
oyuadı.

(11——12行)

四十天后，
他长大了，
走路了，
玩耍了。

尚有：

künlərdən soug
kaqalərdəu song
yigit boldı

(17——18行)

过了许多白天，
过了许多夜晚，
他长成为一个青年。

bu qaqda
bu yərdə
bir uluq ormau bar ərdi.

(19行)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有一座大森林。

ya birla

ok birla

xungkarni öltürdi

(42行)

用弓

用箭

他射死了兀鹰。

此外，许多对仗句子的使用也加强了史诗的节奏性。

总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乌诗》在特定曲调的伴奏下应是可以吟唱的。

此外，《乌诗》在语言方面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前面提到《乌诗》是用一种属于晚期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说明这一点的有：它既保有一些古代维吾尔语的特点，如 *aduq* “熊”，*adak* “脚”，*böyük* “大”（比较现代维吾尔语中的 *eyik*、*ayaq*，*büyük*）等，又有许多近代语言的形式，如 *ayoqır* “儿马”，*koy-* “放”，*atni* “把马”（比较古代维吾尔语中的 *adoqır*，*qod-*，*atıq*）等。

②有许多元代蒙古语借词，如：*iyda* “矛”（古代维语为 *süngü*），*mürän* “河流”（古代维语为 *QKÜZ*），*tüximal* “大臣”（古代维语为 *ilügäsi*），*qak* “时间”（古代维语为 *öd*）以及 *nükär* “同伴”，*uran* “战斗口号”，*xira* “桌子”等等。

③总的来说，《乌诗》在词汇方面很近于十五世纪左右在北京编成的《高昌译语》一书。

④在一些词中，词首为 *j-*（文字上写成 *q*）代替一般的 *y-*，如 *jol* “路”，*jarbar-* “乞求”（比较古代维语的 *yol*，*yarbar-*）。这一特点反映出写本的抄写人应为操突厥语克普恰克语组语言（如现代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的人。